

又是下雨。雨天读苏东坡的词，又读到他的《满庭芳》，起句是“三十三年，今谁存者，算只君与长江”的那首，感觉世上有苏词真好。还有这首词里，“撺掇”、“逢逢”这样的连绵象声词，前一个是雨声，后一个是鼓声，好神采。李清照有很出名的“寻寻觅觅、冷冷清清”那串连绵词，声声实下，感觉没东坡这个象由虚生的好。

苏东坡的才情，不能说是无与伦比。即使在唐宋八大家里，也不是一枝独秀。只是就这个苏东坡，被历来的文人视为知己。文人怎么回事？文人多存天地之思、家国之念。文人在红尘深处。即使遍体鳞伤了，还会在那里。文人不是山野隐士。文人从来不通脱，只是在受伤的时候表示通脱。苏东坡老是在表示很通脱，非常动人地表示很通脱。只是真正通脱的人，还需要表达吗，还需要这么锲而不舍地表达吗？可见，苏东坡正是个并不通脱的大文人。还有，苏东坡还是个留下最多最美的神采和情趣的大文人。他是一株古椿，大而无用。神采和情趣，实在是无用的东西。而这无用的东西，正是穿透天下文人之心的那支箭。

苏东坡的这首《满庭芳》，有个小序：“有王长官者，弃官三十三年，黄人谓之王先生。因送陈慥来过余，因赋。”原词全文为：“三十三年，今谁存者，算只君与长江。凜然苍苍，霜干苦难双。闻道司徒古县，云溪上、竹坞松窗。江南岸、不因送子，宁肯过吾邦。 撺掇。疏雨过，风林舞破，烟盖云幢。愿持此邀君，一饮空缸。居士先生老矣，真梦里、相对残缸。歌舞断、行人未起，船鼓已逢逢。”

这首词里，苏东坡这样对姓王的长官说，三十三年了，有谁还不改初心呢？也就你和东流的长江了。你像苍苍一样凜然，承受了难以承受的风霜。听说你在武汉黄陂，云溪之上，住处是松竹建成的。如不是送陈慥路过黄冈，不会来见我。

撺掇的雨声。疏雨飘过，满眼是风林烟云。请喝酒吧，今夜一起喝醉。我已老了，真像是在梦里，对着残灯。歌舞忽然不见了。你还没醒，船鼓已经嘐嘐响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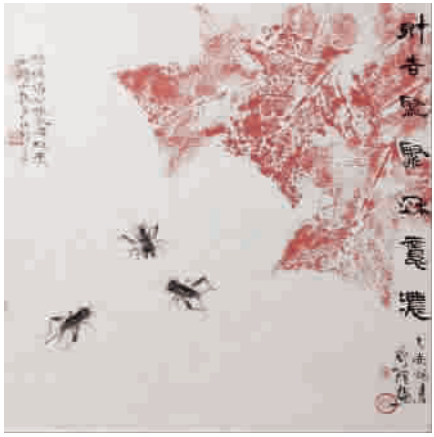
这首词，苏东坡写在谪居时的黄州。那时他一人湖海，很少有人问讯。小序里提到的陈慥是常来看他的，还带来一个王姓的好朋友，自然让他很高兴。王姓的朋友，说是长官，史书不传，不见酬唱，想来也不是当时的大文人。苏东坡在词里，倾注了自己的深情，其一，自然是天涯逢知己的感动，其二，官阶和才华，和人格相比，他更感饱满饱满的人格。其三，也可能是最紧要的，是对自家身世的伤感。这一点，晚清郑文焯是看出来了，他评说这首词时，有句：“字字苍寒”。

沉浸在苏词的“苍寒”里，雨声撺掇。于是填成一首《满庭芳·步东坡韵》：“何必秋风，终生归绪，猛忆鲈脍松江。小昆山麓，听鹤唳成双。九鹿回头有我，此清夜，明月盈窗。萧条甚，纵然客子，吴楚是乡邦。 撺掇。花雨下，西林道树，天宝经幢。料菩叶朱砂，钵水成缸。深入红尘久矣，凝眉处，如豆残缸。凭谁问，今宵无寐，更鼓数逢逢。”

不必等待秋风，这辈子的归处，想起了也就这莼鲈之乡了。小昆山那边，曾听见双鹤清唳传说中的十鹿九回头，其中有一头就是我把吧？一个夜晚，明月照进了窗口。一个人不免萧条。纵然是游子，吴楚之地，毕竟是我出生、成长、到老的地方。撺掇的雨声。散花也成了雨，雨中宋代西林寺，还有唐代的经幢。菩提叶上有朱砂的经文，僧人的钵里清水汪洋。在红尘经历了很久，定一定眼神，但见一灯如豆。有谁问我呢？这一夜，我失眠了，数着逢逢的更声。

寒露已过，秋色渐浓。园艺师对四季的花草景色太在乎了，因为秋色反映着自己的工作成果。一叶知秋，霜叶红于二月花，艳艳秋菊夺春华，层林尽染的彩叶世界，沉甸甸的红盆柿，黄灿灿的橘子，秋花、秋叶、秋果，要装扮好这美丽的秋色，把秋的韵味点得更浓，得靠园艺师们手中的技艺、匠心、构思和布局，他们如画家一样，花草作调色板，在大自然园林中布置一首首秋天的诗。

我是一个园艺人，在植物园的30年中，经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“秋”故事，有些值得赞美，有的要告诉大家，布置“秋”多么辛苦。菊花展览会，是秋花的最美魅力。自古赏菊是秋天最开心事，独干的“黄石公”“帅旗”“墨荷”，形态美的“干手



秋声

(中国画)

钟家隆

现在到崇明去真方便，回想50多年前，我从横沙坐船回家过年，途中避风雪夜困圆圆沙遇到的那幕惊险……

那年我13岁，因家贫无力继续升学，便跟随哥哥来到横沙岛手工业社当学徒，干的是编织竹器的活。昔日上岛十分不便，去横沙要从崇明堡镇码头坐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后，还要转乘两部公交到吴淞码头，再换乘开往横沙的船。开往长兴、横沙的船没有固定时间，按潮汐排班次，一天只有一趟，要是遇上台风，那就只能干等。当时的长兴岛与圆圆沙、金带沙、鸭窝沙、潘家沙、石头沙、瑞丰沙等多个小沙之间是互不相连的，班船只能到长兴岛马家港，其他沙与沙之间的交通全靠小舢板摆渡，可见上岛旅途之艰辛。

记得那年冬天，我在横沙岛当学徒半年之后准备回崇明老家过年，恰遇客船停航。接连好几天风雪交加，白昼不停地下着，眼看已到了腊月二十七，我们被困岛上动弹不得，

思乡心切，焦急万分。

正当一筹莫展之时，在离码头不远处的新民港内幸遇一艘小木船，船主也是崇明人，也要回家过年，在得知我们的情况后，便主动提出让我们搭乘他的便船。传来消息，真是欣喜万分。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，带上行李来到小船等候。

那时的小船，也称“行风船”，没有机器动力，全靠风帆助力航行。这种木制小船的长度不足9米，宽度3米多一点，载重20吨左右，抗风力在5级以下。那天的半夜特别冷，

当船离开横沙新民港时，刺骨的寒风夹着弥漫的雪花扑面而来，海面上一片漆黑。大约航行了近一个小时，起风了，海开始喘息骚动。接着，那怒吼的海风刮到越猛，一路奔腾呼啸。此时，失去平衡的小船犹如一片树上飘落的叶子，在惊涛骇浪中晃荡颠簸，顷刻之间，船舱进了水，大家的心都抽紧了，有人开始晕船，呕吐不止。在这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头，船主当机立断，决定改变航向，开往附近的圆圆沙避风雪。

此时，已是凌晨三点，由于岛上没有通电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摸黑找到鼎丰镇，敲开了镇上一家私人开的小旅店。店主人和老板娘淳朴而热情，又是做饭，又是烧水，当那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，大伙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恩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圆圆沙被困了

呈东楼先生

庄木弟

聆音察理涵烟雨，
桃李花开千万丛。
诗韵一筐安可老？
笑吟无日不春风。

注：东楼先生：文学教授，博导。从教五十载，桃李生桃李。

了，柿子黄了，多迷人的色彩。植物园园艺人一直针对上海秋色难以见到，专门立下课题，研究如何让人们欣赏到秋色？园艺人收集各地枫树品种，在园内专门设立了赏红叶的槭树园，“槭”是枫树的专业名字。园内有鸡爪槭、元宝槭、岑叶槭，还配置七叶树、无患子、枫香、三角枫、银杏、紫藤、栾树、榉树等造景，我记得在槭树园旁，曾引进几株上世纪80年代要三四千元一株的“塔枫”，十分美丽，在园内“弹眼落睛”。植物园里的醉人秋景，与园艺人的辛苦造景是分不开的。

但秋景太美，也会招来遗憾事。上世纪90年代末秋天，植物园想搞一次“红叶展览”。园艺人到各地去收集各种有红叶的树养在园内，忽一日，这些红叶树大批出现“光头”，

红叶、黄叶是秋色的一大景色。一叶知秋，层林尽染，黄红叶漂到小河塘，枫叶红

暑假在大阪，突然接到舍弟从上海来电，说有一位延安朋友致电家中，有重要事情，要我赶紧从日本打电话给他，还留了一个号码。我向武汉北关系，姓名又是陌生人，能有什么要紧事。我还是挂了电话给他，请教有什么紧迫要务。

他自我介绍是县文联干部，编一个什么杂志，想刊登陈巨来为张氏淡静堂所刻印章，要我寄一本印谱或发电子版给他。不相干的人要登他的印作，从侧面也可说明，巨丈在今天还真是魅力无穷。当然，迷倒众生的是他的元朱文。翻开书法报刊，陈风朱文比比皆是。遗憾的是，大多荒腔走板，匠气吓人。

如图的楷书印，是巨来宗文的又一路数，罕见，但奇佳。简直是新出土的晋唐小楷，隼美可爱至极。几个月前，友人红亮宗兄拿了一册拍卖行的图录，找我商量，想投拍其中一方巨丈的作品。虽然我对鉴定这门学问毫无慧心，凭着感觉，他喜欢的那一方好像不是太好。这一方楷书印，倒是很特别。文字是药房的广告——益崇堂。跌打损伤，寒湿灵膏、筋骨疼痛、活血良散。边款是：“义臣医师属正，庚辰十一月，巨来治印”。

这位义臣医生，看来是中医骨科，自己有益崇堂的药房。应该是混得不错的，印石是将军洞白芙蓉，字数多，润例不菲。庚辰是一九四零年，那是巨丈精力弥漫、刻得最好的阶段。

曾听巨丈说过，那时刻得好，是因为饱吸阿芙蓉的缘故。我常去拜谒巨丈时，他已是老人，早已戒了。虽然没了阿芙蓉，倘若他想刻好一枚印章，和年轻时一样，照样光辉灿烂。“一勺居”、“看云亭”都是晚年所为，都是元朱文的经典之作。还有《安持精舍印聚》颀印和落款的“丙午上元巨来”几个铁线篆字，美得没有缺点。

楷书印，一般篆刻家是不刻的。很难处理，很难优美。“文革”中倒是兴旺过一阵子，稍稍变了变，美其名曰“现代字”。朋友告我，网上有一册钱君匋老师的现代字印谱，系铃赠苏白先生的。自然是“文革”的产物。友人发了几枚给我瞧瞧，顿感亲切，因为有我设计布字的。那时，钱老师大刻现代字，刻来刻

两宿，风声、涛声，不停地咆哮，直到次日下午夜风小后再次起航。大约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海上颠簸，终于到达崇明，此时已是除夕夜的早晨了……

事后，据说在那天晚上的风浪中，有几艘小船遇难，还有数人在风浪中丧生。我们幸亏船主当机立断就近避风圆圆沙，才

去，自己也觉得乏味，又不能不革命，因此要吴颐人哥、吴子建兄和区区等年轻人帮他写一些印稿，老师亲自奏刀，力图创作出与往日不同的味道。那本印谱中就有我们三人所写的。

巨来宗文很少刻楷书印，我收集的印蜕和印稿中，只有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等寥寥十数枚而已。所以这一方广告印，文字既多又精，是值得收藏的开门品。也已为红亮收入囊中。

说起巨丈的印稿，不得不提起那本出版了的《陈巨来治印墨稿》。

我在日本，仗仗复印的便利和彼邦复印技术的精美，把拙藏的巨丈印稿编辑成册，注好释文，花了不少时间。现在出版的基本上就是我编好的面目。新书到手了，蛮开心。没有我编辑的名分，无所谓，虽然连招呼都没打。稿费万把块倒是给我的。我放弃了，全数给了巨丈的后人。仅拜受了前言的二百元稿费 and 一本样书。不断有朋友问我讨书，谁也不相信我只有一本样书的，只得买了几十本应付之。两个月前，还有京都的朋友要我“买两本”。早就送光了，只好对不起了。

由于巨丈面世的印作中，楷书入印极为少见，大家便认为这就是现状了。其实不然。

我去拜谒巨丈时，经常请求赠赐他的印稿，有一次，他一拍大腿，说“早晓得依介欢喜，我就拿两千多张印稿从农场带回来送拨依”。

也不是秘密，巨丈曾在内部农场待过多年。曾和旧社会大名鼎鼎的“篆刻大师”高甜心被拘于一室。平时的伙食可想而知，过年是有肉吃的，且可自由添饭。

据巨丈说，高甜心这个人贪是贪得不得了，响(hōu)是响得不得了，过年吃饭，如果立了吃，吃得蹲不下来；如果蹲了吃，吃不到不起来。

巨丈因为瘦小体弱，被照顾不用从事体力农活。做他最擅长的事，刻印。当然没有白芙蓉、栗子青田，全是木头和牛角、塑料。一毛钱一个字，对外营业，农场收钱。巨来宗文说，全部是楷书和隶书，认认真真，刻了两千多个。但上面规定，不许落边款。

这两千多方印稿，尚在人间，总也有面世的一天吧！



躲过险情。如今的圆圆沙早已与其他6个小沙连为一体，组成长兴岛。近年来，随着长江隧桥的建成通车，拉近了崇明、长兴、横沙三岛的距离，并与上海中心城区紧密地勾连起来，上岛一趟，人们再也不为乘船难、风浪大、雨雪天而犯愁了。

当年我对知青小说情有独钟，曾寄了几本给当年的农民朋友。山里来信说：“干嘛把知青写得那么苦？其实你们比农民好多了，家里有靠山，队里有关照。那时谁又来帮我们？”真使我大感意外。赵全国文坛又出了批“洋插队”的小说，据说也写得感人。我翻了几本，结果基本不受感动，反觉有些矫情。我们插队比他们苦多了，再说也没人敲锣打鼓硬把你往国外送吧？倘若地位对立，阅读的情感差异就更大。张平的反腐小说在穷苦百姓手里被传得发黑卷角，残缺不全；而有些头面人物却对他恨得咬牙，把他告上法庭。估计武则天赞扬《讨武氏檄》是在作秀。

终于明白阅读是有很强烈情感色彩的事，文学是人学，并不像有人说的是文字游戏。

日本京都的秋色素来闻名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赏秋

